

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第二集·

王保民 主编

耀眼的红裙子

唐银生 著



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耀眼的红裙子

唐银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耀眼的红裙子

唐银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70 千

印数:5,001—15,000 册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包晓泉	封面设计:张文昕
总策划:冯 艺	技术设计:韦方红

ISBN 7-5363-1855-3/I·448 定价:4.40 元

主 攻 篇 （代序）

林斤澜

四五年前，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引用了常用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想来，不合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不打比方不生动，一打比方不免跛足。写作的事，本来说不“死”。若呆板去说，倒弄出“死相”来了。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是著名的贬义词，可委屈它了。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不关贬与褒。现在又来说小小说的写作，也还用这两句四字句——八字落地，两厢分开，又稳重又气派吧。不合适的地方，改改个把字如何？

“攻其一点，略及其余”。“攻其一点，远及其余”。“攻其一点，遍及其余”。“攻其一点，影射其余”。“攻其一点，想见其余”……好像都可以。这不是“死相”，是

说不“死”的好，也是难处。

怎么说“攻其一点”？因为只能“攻其一点”。

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再算它旧写法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这儿那儿顺一顺，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没准落脚在不要紧地方倒像是恰好，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疼。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

可是小小说的领土，全部，才千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攻其一点”是命里注定的事了。

什么叫“点”，“点”就是小说的“小”。不论长篇短篇，凡小说都要把“小”当帽子戴上。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书名是“小说说小”。以为小说的“小”，就是日常用语的“小地方”，也就是文艺行话的“细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细节”比作零件，说“小说好写，零件难找”。这是深入浅出，又随手拈来个比方，遂成名言。

小小说更多一个“小”字，也就是字数—篇幅—地盘上掐得更紧些。紧得“攻”起来不能“强攻”“硬攻”，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这点儿地方，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这点儿地方的紧，还不能绷，再绷就崩了。反倒要松，要宽松，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早晚得崩。全靠精选了个细节——零件，随着从容道来，散漫道来，自由自在道来。地盘是紧，精选细节是紧。从容散漫，自由自在的是松。初看不少闲言碎语，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有这松这紧的结合，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斗方中的气贯长虹。才会有“攻其一点，遍及其余”。

遍及其余，若死抠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小小说不可能，大

小说可能吗？不说别的，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每一发生，每一发展，都是四通八达，都立刻，都同时又通又达。一支笔写得过来吗？只能“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表完这一枝，再表那一枝，顶多是花插着来。

若不死抠，遍及其余又有可能。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留下许多空白。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若留得好布得妙，勾起感觉，触动感情，激发感想，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空空舞台，随手是门是窗，随步是山是水。空间和时间的都因无为，所以无限。国画更加明显，不但花木无根，群山都可以不落地。画家把构图构思，直接叫做“布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什么“计白当黑”，“字在字外”，也就是音响上“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意思。

小说不论大小，都要留够空白。若讲究中国的气韵、气质、气氛、气派，气，渺茫，请从空白着手，让空白把气落空——其实是落实。请看山水灵秀地方，灵秀是气不可见，若建一空灵亭子，可见空白了，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穿插空白而显现生动了。

小小说弹丸之地，怎生空白？其实没有空白，反倒无以为生！中国的小小说，不讲究空白，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

中国的小小说，好比中国山坳水沿，几竿竹几段木头的婷婷的亭子。

中国的小小说，是只画几笔的册页。

在中国的小小说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五言二十个“千金”，七言的字二十八“贤人”。千年可以不减当年，千里不掉渣儿些许。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十个大白字，谁也认得。那气韵呢，怕也感觉得到，却又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字背后，藏着气韵来？不在哪个字背后，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果真茫茫？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那气韵的气象韵味，岂不什么象也认，什么味也可。若什么都认可，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请看后边十字：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这是范围，也是归宿。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

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请看：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浩浩渺渺。不过气韵呢，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典雅庄严。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因扩大广场，拆掉！拆好不拆好，是另外一个专题。当时可有一番争论，其中有一说：广场广大，是大气派。但有范围，如果无边无沿，那是旷野了。广场的极限，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当决定拆除时节，有论者学者跌足捶胸，叹道：气儿跑了。

最后提醒一句，小说的空白不是全无限，是有所限。小小小说周馥余地小，所限尤其紧要。若放任全无限，那就可以不用

什么艺术手段。正是无限又有限,越松又越紧,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考验之门。

我写小小说

唐银生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那会儿，神州大地各色报刊，齐刷刷亲睐起小小说——这面目一新的文学品种来。读着报刊海洋里雨后春笋般推出的小小说，我欣喜，我迷恋，我陶醉，不久，便被她勾去魂儿了。

十年过去了。

如今，小小说已成为文学园地里惹人注目的一枝奇葩，可她的发展势头，依旧不减当年。且看，她已一改过去寄人篱下的地位，堂堂正正地自立门户，成为与长篇、中篇、短篇并列的独立而崭新的小说品种。君不见，时下的报刊，哪家不登小小说？就连权威选刊《小说月报》，也在近年开辟了小

精短文风……这一切都证明：小小说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宠儿！

顺应这时代的需要，我从1981年开始写小小说，迄今正好十年。十载笔耕，义无反顾。回首当初，我到1984年9月才发表处女作，其间三年的“退稿期”，我竟挺过来了。不少朋友戏谑我如此执着究竟为什么？我答不出。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才华，还是为了把胸中的话儿一吐为快？反正，我着魔了。

小小说因其短小，人人可写，但绝不是人人能写好的。她在惯用长篇文字创作的作家手里，显得桀骜不驯；而在有些善于裁剪、惜墨如金的作家手里，却是温柔可亲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作家“玩”出来的小小说犹如一杯白开水，而有些一般作家的小小说却让人口齿生香、回味悠长的原因。

有些人写不成小小说，却偏要说写小小说成不了气候当不了作家，实乃可笑。小小说绝不是局外人理解的一种简单，一种肤浅，一种粗糙。恰恰相反，她是一种精密，一种深厚，一种细腻。

我当教师，平时挺忙，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备课，只有寒暑假星期天，才是我创作的黄金时刻。我没有过人的文才，只是凭着毅力和勤奋，把小小说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居然赢得了丰收。这些年，我的二百余篇作品，先后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报刊刊出，有12篇还获得征文奖，7篇被各类选刊选载。

数量增加了，质量也有所提高，于是出版小小说集成了我的心病。这几年我先后联系过几个出版社，要么爱莫能助，要么出钱包销，叫我不好不悲凉！就在我垂头丧气之际，妻子拿出

我最欣赏的泰戈尔名言：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我。她说：你才二十八，总该有机会的。

想不到幸运之神来得如此神速！一个偶然机会，《丛书》主编、小小说评论家和极力倡导者王保民先生，得知我发了几百篇作品，立即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约我出书。欣喜之余，竟久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老作家冯骥才说：“任何事业的兴盛，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身上。”假如没有中州的百花园，没有王保民先生那样的热心倡导者，小小说岂有今日之繁荣！让我代表广大作者和读者，向王先生及他的同仁们由衷地说声：“谢谢！”

我的小小说还很幼稚，巴望各路高手多多斧正。我将不断努力，向读者奉献更精更美的作品。

目 录

主攻篇(代序)..... 林斤澜(1)

我写小小说..... 唐银生(6)

乡村女性二题 (1)

棋道 (5)

刑场风 (8)

噪音 (11)

倾斜的天平 (15)

金柳的秘密 (18)

捎信 (21)

紫蝶飞去 (23)

做客 (26)

瓜的悲剧 (29)

找椅子 (31)

凯旋 (34)

酒 (38)

伯乐买马 (41)

离婚 (44)

良心	(48)
答案	(52)
尊严	(54)
富	(57)
耀眼的红裙子	(60)
新邮票旧邮票	(63)
小莉的悔恨	(66)
分发台前	(69)
自由选择	(72)
第一印象	(75)
悲喜剧	(78)
母亲的笑	(80)
遗憾	(83)
卖杨梅的山妹子	(87)
一篮苹果	(90)
母亲的心愿	(94)
稻穗金灿灿	(97)
情绪.....	(101)
钥匙不见了.....	(104)
道谢.....	(106)
查无此人.....	(108)
捉鬼.....	(111)
“老女出嫁”记.....	(113)
后记.....	王保民(115)

乡村女性二题

月月的婚事

人家一胎一个娃儿，可杨家媳妇硬是雄赳赳地产下“双千金”——月月 and 日日。

一晃 20 年过去了，月月 and 日日姐妹已出落成三春垂柳，八月荷花。眼看着上村下寨、远远近近的后生小伙儿，一个个投来爱意灼灼的目光，眼看着媒人走马灯似地踏进门槛，做娘的又是乐来又是忧：乐的是花香引得蝶纷飞，忧的是女儿能不能觅到如愿郎。

这一天，娘把她们唤了去，说：“你们也到了婚配年龄了，现在不允许包办婚姻，自己作主好了。不过，我得提醒日日，在姐姐没选定之前，你可不能选，这是乡俗，懂吗？”

日日点点头，唉，谁叫我是妹妹呢！

月月陷入了愁思苦想之中。在数十里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她一个一个地遴选，又一个一个地淘汰，最后，只剩下前屋的

武平了。武平是她们姐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他的媒人已经登过多次门了。

娘问：“你挑挑拣拣这么久了，该有眉目了吧？”

“哼，都是些经不起挑的货！我这辈子不嫁人了！”月月悲悲戚戚地说。

“为什么？”娘很是吃惊。

“我本来选定了武平的。他人聪明，样子端正，手脚勤快，可是，他偏偏家境贫寒，身材又不魁梧，嫁给他我要吃苦哩！”

“你呀，耽误了自己，还要连累妹妹咧！”娘不满她这样鸡蛋里挑骨头。

“我不连累她，让她先找吧！”月月“咣”地把娘关在了门外。

娘来到日日房里，想了想，说：“你姐姐在蛮远找了一个，该你考虑了。”

“娘，我的倒是蛮近！”日日快活地说。

“谁？”

“前屋武平。他虽然家境穷些，个子矮些，可他人聪明，样子端正，手脚勤快。”说着咬近娘的耳朵，“要是让姐姐给挑走了，我还要后悔一辈子哩！”

娘嘻嘻地笑了，但笑得很短暂。她在想：她们对武平的了解完全相同，可她们的选择为什么截然相反呢？

日日嫁了武平。小夫妻靠着勤劳和智慧，一年脱了贫，二年奔小康，三年成了万元户。

而月月还在苦苦等待着，一年又一年……

丑姐儿

丑姐儿是她外号，她的真名叫菲菲。可是除了父母谁也没叫过她的真名，倒是一声声“丑姐儿”叫得她热乎乎的应，好像这叫法压根儿就不带侮辱性，而是她正古八经的名儿。

其实，丑姐儿并不是很丑。她也有漂亮姑娘的大眼睛双眼皮，也有健壮女人的粗胳膊大腿儿。那对高耸的奶子也是足以使异性陶醉的。只是那块从先天带下来的铜钱大小的胎记，无情地印在她的额头上，使她在姑娘群里黯然失色了。

与她同龄的妹子一个个抱着孩子乐陶陶回娘家，父母气上加急就老是冲她发火。每当这时她就在日记本上写上一句话：“我决不自卑！”

25岁上，终于有个媒人上了她家的门，接着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

这一日，她同未婚夫在河边洗菜，忽然听河对面传来“救命”的呼声，一个男孩掉进河里正在卷向河心。“古兵，怎么办？”她焦急地看着未婚夫。

“我也不会游水呀，这二月的天……”

扑通！古兵没说完，她就脱下棉衣扎进水里。

古兵怔住了，木偶般地看着她笨重的身子在水里一沉一浮。当她把落水的孩子托到岸边时，失去知觉的她又倒向河中……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便喃喃道：“我没死……是谁救了我？”

“是我。”一只有力的大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看清了这是古兵。他头上的水还没干咧。她脸上泛过一丝痛苦，问：“真是你么？”

“是呀。”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她忽然嘤嘤地哭了，是那种最伤心的哭声。“古兵，我们无缘，你走吧！”

“你说什么？为什么？”古兵傻了。

“你能救个大人，却不能救个孩子……你走吧！”

父亲的咆哮，母亲的怒吼，她一概不听。她说了的话牛也拉不回。

村里人知道了她的事，全都肃然起敬。没人叫她丑姐儿了，一个个唤她菲菲或是菲姐儿。

几天后，她收到一封道谢的信

“恩人：我代表孩子和他死去的母亲，向你磕头！孩子说你温情善良多像他的妈妈……我多想冒昧地说一声‘我爱你’……”

读到这儿，她哭了，哭得幸福而痛快。